

海上文库

7

闲话三分

陈迹冬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闲话三分 / 陈迺冬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09.5

(海上文库;7)

ISBN 978-7-5458-0061-6

I. 闲... II. 陈... III. 《三国演义》研究 IV. I207.4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0421 号

闲话三分

陈迺冬 / 著

责任编辑 / 陈 琪 特约编辑 / 陆 灏

技术编辑 / 丁 多 装帧设计 / 张志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 200001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94,000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061-6/I·23

定价: 16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看完《闲话三分》的闲话

顾学颀

迺冬兄《闲话三分》报上连载既毕，将编辑出书，嘱我写序。我平生最怕为人写序，也不会写这类文章。但提到“三分”，不由得引起一点兴趣和儿时情景的追忆。因而不免也闲话一番。不过，很不像一篇正式的序言；塞责过去，也就罢了。

我和古典文学打交道，除了读“经书”之外，最早的一部作品，大概就是《三国志演义》。大约七八岁时，在私塾念书，已读完《孝经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几部经书。每天完成老师规定的读、背、讲、温若干页的正课之后，闲着无聊，起初蹀到外院去玩；腻了，很无聊，就带去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不敢公开看，就

放在抽屉里,开一道缝,低着头看。石印本字极小,很费劲,还不时抬起头装作正在读书的神气,怕老师发现了受责备。《演义》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成的,我那时的水平,勉强可以看懂,有的地方也不求甚解,马虎过去。偶尔遇上难识的字或典故及长篇大论,就跳过去不看。有时性急,不知道故事结果如何,某人死了没有,等等,就翻过几页看个究竟。不料有一天老师见我老低着头,不知在干什么,一查看发现了秘密。他倒很开明,说,正课做完了,这种书(意思是正经书,不算坏书)可以放在桌上看。他怀疑我是否能看懂,要我讲一段他听。讲完,很满意。但还要考验一下,指着书上“埋伏”二字要我讲,意思猜的还差不多,但把“埋”误认为“理”,逗得他大笑。说实在的,埋字我还是认识的,只因字小、光线暗、距离远看不清,看书时总把它当作理字马虎看过,以致闹了笑话。后来,他作为笑谈告诉我父亲。二兄仲伊怕我再弄错,换了一部大字的刻印精美、附有图像和读法的给我。好长一段时间,它成了我的“枕中鸿宝”。有时看着了迷,连觉也不睡。记得第一遍看到关羽走麦城,放下书几个月不想再看。五丈原诸葛亮之死,更为他伤心落泪。那时,还有几个比我稍大一点的伙伴,夏天乘凉,聚在一起高谈阔论,提出一些有趣的怪问题,互

相质难。有人问：赤壁之战，曹营里到底是多少人马？有人问：全书里有几个人没有下落？有几个骑驴的？徐庶到曹营出过主意没有？吕布、马超、关、张谁的武艺最强？还有，为什么曹操是奸臣、大家不喜欢？等等。彼此辩论，反驳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几乎打起架来。一次，辩论得最热烈的时候，顾不得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散伙后，一个同学才发现他的被子被人偷走了。于是，这件事成为大人们禁止我们在一起谈《三国演义》的一条正当理由。

之后好些年，外出上学，接触的书多了一些，但功课紧张，只有暑假回家，才是饱看小说的大好时光。家里有一个大园子，树木花草颇盛。我最爱在竹林旁一棵高大的苦楝树下边，放一张深黄而光滑冰凉的大竹床，床边一个大矮凳、一把茶壶、一堆书，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、杜诗、《文选》和几本新小说，其中自然也有《三国演义》。拿一把蒲扇，躺在竹床上，信手抓起一本，无头无脑地随意看。绿荫蔽日，紫竹摇曳，蝉鸣鹊噪，凉风阵阵，真如陶渊明所说的“羲皇上人”了。困了就睡，醒了喝杯茶，再抓一本什么书，不分卷页，从中看起。有时醒来，忽然发现多了一盘母亲送来的白蜜桃、大梅子，甜酸香脆，饱餐一顿之后，又继续看。这些书，翻来覆去，也不知

看了多少遍,有些片段,当时还能背诵,但很少是从第一页看到末尾的。这时,理解、欣赏能力略比以前高了一点。这种非常有趣的读书方式和环境,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并经常忆恋的。十年浩劫中,在干校将“奉命退休”时,曾有句云:“此日真堪隐,平生恋晓园。”——晓园,就是上述的我父亲营建的那个园子;而所恋的,主要是那些花花草草,尤其令人忆恋的是那个幽静恬淡的环境和默默的慈爱。——直到大学毕业,在十几架日本飞机盘旋轰鸣之下才离开这个地方,以后再也没有机会、也根本不可能再见到它了!而《三国演义》,在我脑子里,也逃走得无影无踪了。

也真巧,事隔多年,解放初,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不久,文化部调我去工作。没料到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《三国演义》出版。这时才又想起阔别多年的这位“好友”。叫我整理,其实是看校样,在校样上作点修修补补的工作。我接手之前,已有人大笔一挥,在原书上掐头去尾,大删大改,面目全非。我认为这不是办法,坚持恢复毛宗岗本原貌。但版已排好,领导同志叫我适当地恢复较明显、重要的部分,“后人有诗赞曰”之类的诗已删去就算了。但我仍尽量保持原貌,一些大家的诗也恢复了一些,并作了一点极简单的注释。由于

出版部门和工厂催着快印,过期要罚款,来不及详细校订就匆匆问世,这就是解放后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版的经过。

因为我与新版有关,报刊约写文章,评介该书。于是接连写了长长短短几篇文章;各地也相继登载了讨论此书的论文,出版社还编印过一本研究论文集,算是解放后研究《三国演义》的一次小小高潮。但它的命运,不及《水浒》行时,更比不上红得发紫的《红楼梦》。十年浩劫,戏看八样板,书读一《红楼》,它虽没像《水浒》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但也遭到冷落,“靠边站”了许多年。

“物极必反”,大约还有几分道理。最近几年,《三国演义》继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之后,似乎又有点儿转运了。各地组织学会、研究会,可惜我年老身体不好,未能前往参加,也没有精神再写文章。预料今后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工作,必将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。

就我自己来说,和这部小说的因缘,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,从七八岁的小孩到七十多岁的老头,经历了半个多世纪。人嘛,饱经忧患;书嘛,历尽沧桑。值得庆幸的是,人和书似乎有着同样的命运——借用陈后山的一句诗:“向老逢辰意有加”。谨在此预祝这部名著的光辉长在!上面写了许多,还

不曾谈到本题,现在言归正传,仍然得从幼年看《三国演义》说起。

话说自从老师许可公开看书以后,经过反复阅读谈论,脑子里产生了一些问题;还听人说,故事都是瞎编的、假的,也有人不同意。一天,在父亲的书橱里,偶然发现一部名叫《三国志》的大书,翻开一看,显然与我看的《三国演义》不同;但曹操、诸葛亮、关羽等人的名字又都在内。便就《演义》中那些疑难在这部书里寻找,求得对证。翻来翻去,有找着的,也有几天也找不出的;还有许多句子看不懂,只得作罢。——可以说,后来我搞古典文学,搞点小考证,兼读一些史籍的兴趣、爱好,除了别的因素以外,《三国演义》作了我的无形的启蒙“向导”。

年龄稍大以后,略知道文和史,历史小说和正史的联系和区别,文艺中的真实和虚构的关系,因而具体想到《三国演义》“七实三虚”的评论。章学诚“七实三虚”的说法对不对呢?如果再从文学技巧、典型塑造来看,作者为什么要虚构?如果再问:哪些是虚中有实,哪些是实中掺虚?如果还问:哪些虚、虚得好,有助于典型形象的丰满?哪些虚、虚得坏,有损于故事情节的完整?还有:陈志和裴注的原始材料,作者采用

了哪些？摒弃了哪些？张冠李戴挪用了哪些？为什么？还有：历代民间传说资料，戏剧、说话资料，作者又汲取了哪些？另外，一些人物的年龄、性格、行为、社会关系、言谈笑貌等等，有真有假，或增或省，一一又如何？这些，我统统无法回答。

这样看，要答复这些问题，要既懂史又懂文，既搞一点文艺理论，又搞一点小考证；还要亦庄亦谐，且文且白，雅俗共赏，老少咸宜，谈出来人家心里服，写出来人家喜欢看。不能板起面孔搞考证，不能枯燥无味讲理论，更不能游谈无根、油腔滑调，专门玩弄噱头。可见：难矣哉！

正在《三国演义》研究进入新的高潮之际，很有幸，陈迥冬兄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。记得前几年他同我谈过想写三国闲话的事。后来忽然在《光明日报》看见他的大作《闲话三分》连载，又在《团结报》看见他写《三分支话》。“三分”这个词儿，诸葛亮《出师表》已开始用。迄后，唐宋诗人词人都常用。宋元说话人中还有专门“说三分”的。仅看报上的题目：他不用《三国演义》而用“三分”，就知道他的用意和写法，是兼指史实与小说的，是要把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结合起来谈的。果然，一篇又一篇证实了我的看法，一篇又一篇解答了过去存在已久的一些疑问。他用轻松的笔调，闲谈的方式，生

动活泼,结构灵便,一篇讲一件事,自成单元,联合成书,又首尾完具,让人看起来有趣味,放下书有想头,深入浅出,亦文亦史,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一本案头清供。

外行话《三分》

端木蕻良

说起来也真有意思，我第一次看《三国演义》本子，是我的出生地——昌图县衙门排印的。民国成立，我们县来了一位新派县长，他是广东人，把旧式牢监改为新式监狱，由南方买进一台平印机，训练犯人印书，这部《三国演义》就是在这种革新声中产生的。它是连史纸、三号铅字印的大开本，前面有绣像，是位老艺人绘制的。我还曾把它当画本临摹过。

不过，我真正阅读《三国演义》，还是汪原放的标点本。更后，才看到毛宗岗本。《三国演义》在我脑海中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但嫌它文字有些半文半白，我阅读的次数就减少了。我自幼就是个白话文派，这便影响我看《三国演义》，没

有看《红楼梦》和《水浒》那么勤快认真了。可是,有关《三国演义》的论说,我倒是不大放过的。对迺冬写的《闲话三分》,我更是个热情的读者。

迺冬在写作期间,有四五次病重,住进医院抢救,输氧输液。出院不久,还是续写下去。他对《三国演义》,对《红楼梦》,都可以称为正牌知己。现在,他要我来为这个集子序说几句,他在病中写信来,我也在病中写信去,我俩都不能随意走动,趁着目前还可以笔谈,我想,就该尽量利用。所以,不揣冒昧,写几句外行话,想来读者也会谅解的。

回想抗战期间,我入川时,看到重庆有些人以白巾缠头,这种习气传流下来,据说是为诸葛亮戴孝;在长江上,我还看到过江心的八块巨石,人们指点着说,这就是诸葛亮练兵的“八阵图”。后来我去云南,听到了更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,如用藤编制腰带;有的少数民族驮东西不放在背上,却挂在脖子上等等,都传说是诸葛亮教的。可见诸葛亮的影响,是何等深入人心。对于这些,当然不能低估,但简单说是由于《三国演义》的渲染所致,是不足以说服人的。这里有着历代相传的“口头文学”的功劳在内。“口头文学”和当事人联系是最紧的,和人民的关系也最直接。人们并没有给诸葛亮穿上八

卦仙衣,而是把他看成是智慧的化身,说起诸葛亮来,就像谈到一位既熟悉又亲切的老朋友那样。

我对把陈涉年号列入正史,以曹魏年号纪年的史家,都很佩服。因为从历史发展来说,保持刘汉传统,实在没有什么意义。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我对诸葛亮有特殊好感。从曹操的《蒿里行》等一些诗歌中,就可以看出,汉末社会已经全面崩溃。人们厌弃军阀混战,希望能够再度出现大一统的局面,是当时的普遍社会心理。董卓暴尸街头,人们在他的肚脐上点蜡烛,作为他吸尽民脂民膏的回报,正好说明这一点。当时凡是致力于推翻董卓的人,都被看作是义士,曹操也是这样得到义士的称号的。

那么,聪明绝顶的诸葛亮,为什么在“隆中对”时,就认定“天下三分”是必然趋势呢?而且,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文才武略,偏偏沾到刘备这片西瓜上去呢?

“使君与操”是最有头脑的人物,理该进入当代英雄的行列,这没有错。可是,曹操为人,唯才是用,诸葛亮为什么要舍曹附刘呢?这决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儿。取天下,是要看到力量和前景的,如果明明知道是死胡同,偏要去走,那就不成其为诸葛孔明了。诸葛亮早有分析,而且成竹在胸。

诸葛亮认识到：

一，在大变乱中，人们厌弃军阀混战，相比之下，人心思汉。刘备好歹可以扛起汉的旗帜来。二，诸刘多半庸劣，唯刘备担负复汉的任务，还有成功的前途。否则就谈不上什么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了。三，东吴有其世袭的文武系统，曹操早已和天下豪杰取得联络，诸葛亮无论参加到这二者的哪一边，都不会得到“言听计从”的待遇。四，诸葛亮受到刘备“三顾”之后，才答应出山，实际上也就是取得对他放心放手的信任。当然，他取得了这些。不过，这都是较好的条件。还有最不利的，那就是刘备没有一个地盘。因为刘备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“中山靖王后”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所以，诸葛亮就使出“借地不拆屋”的锦囊妙计，为他弥补这个致命的弱点。这样，才完成了“蜀”这个历史角色，出现了真正三分的局面。

究竟兔死谁手，这就要看如何为了。说诸葛亮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从出山之日起，就以一个失败主义者自居，是不对的。道理十分明显，试想，刘备的儿子是“阿斗”，失荆州，斩马谡等等，他在隆中能够预知吗？当时，诸强蜂起，群雄并立，由于错综复杂的纷争兼并成为三股力量，然后再通过政

治和军事的对比消长,才能达到统一局面,打开历史的新页。这就是一部《三国志》。但由谁来统一,还是一个未知数!

诸葛亮定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,也正是为大一统而制定的。杜甫说:“江流石不转,遗恨失吞吴”是对的。诸葛亮联吴伐魏,其实最后的目的,也是“吞吴”。先要吴北伐,削弱魏,同时也是削弱吴。待魏被削弱,魏就自己纳入蜀的囊中,这时蜀便可有力取吴了。诸葛亮的大一统,是绕着弯子来求得实现的。

也有人说,诸葛亮如不插上一手,魏就可以早得天下,战乱期间就可以缩短。这实际是把诸葛亮放在历史之上了。我们如果客观地把他放在历史之中,这就不成为问题了。

迮冬说三分,多有创见。但他不多作史的外延。比如,他指出华容道“义释”曹操,原是诸葛亮的密计,谈不上什么义释,这是发前人之所未发。但他却不以此为起点,大作文章。我同意他这个论断,诸葛亮此刻是要保全曹操性命。如果曹操此时此地真的死在关刀之下,孙吴就可以进兵北上,蜀既没有那么大的嘴巴和肚皮容下魏的谋臣猛将,刘备也没有那么大的度量消化得了,只好坐看东吴得了便宜,吴的阵容会意外壮大起来。东吴势力一旦伸入长江以北,要它再缩回去,那就

难于上青天。不然就是取得荆州以图蜀，刘备更无立足之地了。

迺冬对曹丕的估价，也有卓见。不以个人的喜恶为转移，所以才有说服力。曹操立曹丕为太子，是有鉴于历史的前车之覆，才作此决策的。同时，又谈到曹丕还长于剑术，在创业的魏武头脑中，不会不考虑到这一条的，曹操还有意培养过他。不过，曹丕继位后，收拾宗室，破了格了，自己又死得过早，给司马造成可乘之机，这倒是曹操没有想到的。我同情曹植，但我对迺冬的论断，表示信服。

迺冬治学，旁搜冥求，常能在灯火阑珊处，蓦地发现出不寻常。但他决不大声张扬，却待读者去品味。他的文章耐人思索，但有时也会显得有些儿冷僻。其实，这才是他独特的风格。我和他有几十年的交谊，他在治学上，对我一直有吸引力，也正在这些方面。

他对三国人物的相互关系、地理部分以及门第派系，都下过功夫。这使他论到杨修、魏延、蒋干等人时，都能更接近史实。迺冬是诗人，艺术造诣使他对罗贯中的演义笔法，能进行多层次的分析。对于这位伟大作家的得失，虽未立专论，但在字里行间，也触及到某些得失。《演义》不同于史实，它是艺

术创造。但由于写得绘声绘色，罗贯中本人又能文能武，因此，在社会上，《三国演义》已成为公认的斗智斗勇的教科书。努尔哈赤在军旅中，不忘《三国演义》，而且要他的部将们也必须阅读，并且命人把它全部译成满文。

《三国演义》艺术成就极高，它塑造的人物形象，已代替了历史形象。迩冬通过细致工作，还人物以历史面貌，同时，又肯定了罗贯中的艺术创造，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，掌握得极有分寸。如对甘露寺，就是最好的分析。近年来，我精力不济，尽量避免引用文字，因为经常忘记出处，校核起来，比新写一篇吃力得多。可是，迩冬在病中，辨证审核，每篇小文，都要作多少繁复的劳动，我只有佩服！

迩冬每有新论，绝不矜夸，更没有作为定论的意思。但是，《闲话三分》澄清了许多流传下来的概念，勾勒出许多历史真象，对于正确估计三国的历史和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成就，都是有帮助的。

最后，还有一点，应在这里指出，那就是作者考定夷州就是台湾，这也是对史学的一点贡献。

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四日于北京